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二

歷朝藝文四

書

簡牘

序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二

歷朝藝文

書

貽邴原書　　後漢　孔融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懐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静告慰亂階

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奕爭梟

與陶侃書　　　　晉　慕容廆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邊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元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逆下不

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倡禍於前
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
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
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暉荆
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
其暴竊爲邱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
弱臣强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
種蠡尚能弼佐勾踐取威黄池況今吳士英賢比

肩而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

暴之徒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因風

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推破

董卓志匡漢室雖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

乃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拒魏

赤壁克取襄陽自兹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

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儁匿志藏其

勇略耶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敵逆暴

中州人士逼迫世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也於冠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絶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内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

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外寇必除國恥必雪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内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盡宣

與庾冰書

晉　慕容皝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内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

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嘗念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有乎竇武何進虛己好善賢士歸心雖為閹竪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

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歳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敵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及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上陶侃書　　晉韓矯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

㬪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逆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玁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强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内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倡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强寇翹首引領係

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馬一作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令冠亂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誇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今方詔命隔絶王路險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土一作山南極冀方悉為外庭非復國家之

域將佐等以為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為燕王大行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謙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令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

報封抽韓矯等書　晉　陶侃

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寇賊來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上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任天臺也

與遼東撫巡諸公書

明　陳繪

夫遼東之荒極矣㪚闗切近觸目劌心愧不能上鄭俠之圖亦嘗抱隣父之憂竊為議之今之所謂救荒者非請發内帑乎非悉發官廪乎非勸借富民乎夫請發内帑大工鼎興司農告匱年例外不能多發矣悉發官廪遼之廪庾所積幾何勸借富民自霖雨壊蓋藏外國掠屯堡富者轉為貧矣今之所恃惟闗西糴買一節耳然薊永歳本不登加以沿邊糴買軍餉其資遼東者所謂以升合之水

救涸魚也近以薊永米少遼人糴買者多則有商販轉市山東之粟自天津等處下船徑抵豐臺鎮遼人有力者從此轉搬無力者止赴山海擕數十百文覓升斗於商販之手夫米價已騰貴加以輾轉接買大者驢馱車輦小者背負手提盤桓中途計車脚之費浮於米值亦止可達廣寧以西耳遼陽以東不惟隔三岔河而平陸溝渠車牛莫達其所仰給者惟金復等處及黃山一帶些須之產而

關西之米踰河東者絶少夫轉輸不通糴買無從
則米價日增雖月散數金無益也說者以為海禁
少寛使天津直沽之船不抵豐臺鎮得抵三岔河
不惟廣寧以西可濟而遼陽以東豈至踣斃如今
日哉夫救荒如救焚溺海禁固不可弛然與活遼
東千萬人旦夕之命孰重夫從權以濟一時之急
而年豐禁復如故是從權以活千萬人之命而禁
復在也夫遼鎮之隷山東者本以通海道也成化

以前禁例未行文移往來花布鈔錠解送皆取海上捷徑故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自禁例一行公私船隻盡廢究其所以不過杜絶逃軍之路又或以為泛海恐引外寇也夫欲絶逃軍惟嚴盤禁若倭寇自劉江望海堝之捷其不至遼東者且百餘年就慮其至不過遠哨望謹烽火而已即如江南時有倭寇豈能使江海之間不行隻艘乎此所謂失火之家不火食之計也嗚呼使遼境時和年豐道

路無梗則可萬一山海寧前咽喉一線之地少有
阻則遼境不孤懸絶域乎即今盜竊衞路轉輸
萬難則咽喉之不塞者直一間耳其可不為寒心
哉且登萊二府去金復等州不浹日而近考之會
典正統年間登州衞猶存海船三十餘隻海道既
廢船亦無存夫登萊阻山依海商賈不行其地有
菽粟而無厚售設若少寬其禁使金復之人得以
泛海貿易則一葦航之而遼陽以東皆可獲濟其

與廣寧以西輦輸關内之粟者勞逸奚啻十倍也誠欲設為防範則嘉靖二十一年廵按嘗奏添邊備僉事駐金州矣今建議復添亦無不可不然則専責守備等官時為督察亦不至於滋奸而長弊就使有之較今日脱巾枵腹悶悶然慮蕭牆之變利害不有間乎夫斗米六七百錢人相食不顧而猶泄泄然守懲噎之過計愚竊以為過矣夫惟仁人君子切痌瘝之念而不惑於拘攣之議當必有

以處此者綰㬰容贅

簡牘

簡石齋陳先生　　明　賀欽

欽往年京師承教誨之勤恩同父母奉别至今忽忽九載企慕之私無間時刻屢辱惠書教并紀夢說自策讀近思録諸詩及門下從遊諸友論學書每一拜領如饑之得食渴之得飲欽感佩恩教莫可云喻第昏昧之質立志弗堅加以壬辰析居以

來創構室廬課治田事不克専意于學是以雖荷
教誨屢屢未能少進愧懼之至推其病源又以不
知其要耳何者往時見書冊中先聖賢垂教之言
及親承先生之誨或涵養或省察或致知力行無
所不信無所不悅隨所聞見以用其力特以實非
自得不知大要見無一定力且弗専坐是迄今無
少改于其故耳今者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
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

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勞擾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强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不見雖聽不聞至麤至近者且不能酬應之况於究義理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爲學

此則决無疑也林絶熙端黙有見誠晩學所當遵行欽又欲求僻靜處或山寺中靜坐以收久放之心弟老母年髙無他兄弟備養理無可出今春二月攜一二生始就本城奉國僧寺杜門調攝旬日一歸省母於是收心讀書然亦弗能累旬端黙但孜孜持敬以收放心之意則弗敢忘耳前時因循負教罪過千萬自今稍識用功寧敢蹈故轍以自取絶于大賢君子耶自是以後積累久之幸有所

疑所得續當請教仰惟先生道明教行樂莫大焉
欽之不肖再得親炙函丈不識在何年耳相望萬
里不勝馳情謹貢此書不罪僭易幸甚

簡都閫王公　　　　明　賀欽

昨日進拜蒙厚款承喻教家人紡績推之以及城
堡居人甚大惠也蓋此方之人素不曉此用是困
於無衣若上之人教勸之使一方無一家之不紡
績日後人人遂蝬衣之願無號寒之苦則大人恩

澤之溥極於久遠人之感惠不但有五袴之謡也桑棗之植亦有久遠之利不三數年便見成效又云欲作射圃於府中以教射藝亦大好事凡此俱望及時行之邉方之大幸也恐公務繁多或以此為不急則非吾民之福矣用敢瀆告惟髙明留意焉

與鄧都閫書　　賀欽

欽之不才荷蒙誤舉毋老身病有孤盛意愧負愧

負更望執事充此為國薦才之心廣詢博訪不間幽顯苟得其人隨其才德之巨細或上之朝廷或薦之鎮守或用以自輔或委拔衛所以主軍政此忠藎之大端也或以生之不才有孤盛意而遂沮夫薦賢之心豈可乎哉惟高明勉圖之

序

放懷詩自序

遼　耶律孟簡

禽獸有哀樂之音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

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顔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湛然居士集序

元 行秀萬松野老

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于萬松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以至巵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又嘗

慨然曰惟屏山閒閒可照吾心耳片言隻字皆出
于萬化之原而膚淺未臻其奧者方索諸聲偶鍜
鍊之餘正如撿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于少陵
詩史者矣平水王鄰曰中書湛然有天然之才如
寶鑑無塵寒氷絶翳按元裕之中州集載右相文
獻公詩又稱趙閒閒為吾道主盟李屏山為中州
豪傑如晉卿學問淵源有自來矣旁通詣極而要
以儒者為歸故當經營創制之初馳驅絶域宜若

無暇于文而雄篇秀句散落人間為一代詞臣倡始非偶然也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明　賀欽

弘治丁巳仲冬吉月古宜金德容之任石州幕友人戶科給事中賀欽時病居於家令其子士諮書贈德容曰當官三事古今所尚德容平生自誓曰居官取賄天罰其嗣又能謙謙自牧不忤于人自遊京師十數年來安於儉約常假貸以自遣若是

者可謂有志於清慎勤者矣况德容歷事刑曹國朝憲章擬議熟矣讀書讀律修己治人尚可謂無術者耶兹行也首舉一州與賢太守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操一州之幾要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僻怨於齊民而竭智力於鞭扑也州之侍御崔公武選陳公欽之故人也令不知歷何官已投老否德容倘往拜而請焉必

有善言也德容勉乎哉巡撫都憲侯公大參前兵部亞卿張公欽之同年友也今不知遷轉否德容為之治屬進謁之際必有善教也德容勉乎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之謂也又何患善政之不布窮民之不蘇哉若然則病夫亦與有光矣德容勉乎哉

醫閭先生集序

明　李承勲

予昔從伯氏世卿子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

為巳大崖慨然嘆而問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予未能對復嘆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閭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之遊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為人心通塞之幾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為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為私妄間隔至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舍是則滯

礙於形骸支離於佔畢力愈勞而心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幾安用窺塵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聞為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知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為臣必盡其忠

為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里閭閭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刼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見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並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為已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涵養之益為多故其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

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不善學者見其暮年
氣象之可親而不知其早年自治之甚力悍深思
而欲徑造自然怠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故多流于
放蕩先生性本篤實其學主於躬行循循然自下
學始法地之下以固其基法地之廣以聚其業如
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
之積光輝發外傑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者醉德
而革面予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閭見其子進士士

諸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亟欲招致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諮輩録先生言行詩文奏議共若干卷遺余於戲先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字何可以見先生之心謹叙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為定海人以戍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回隱居醫閭山下克恭其字也遼人無老少貴賤至今稱為醫閭先生

云

定三城序　　明　程啟充

功名之際人之所開也殘慢之習政之所激也遲速之宜幾之所投也是以君子致覽焉石塘曾子舉進士拜縣令擢御史來按遼東當是時呂九州為巡撫乙未春御史南巡都御史北巡會於海州相得甚歡也已乃御史行而南都御史行而北北抵開原而返遼陽又兩日而難作時御史尚在熊

岳報至趨歸馳檄往諭門啓檄入張檄衆號檄下仆旗息鼓坐甲解橐鞬釋官吏縛奉呂中丞入居都司衆驚曰御史至矣登陴走集日四五起遠近風靡列城響應御史兼程至官屬父老走逆入院諸叛卒呶呶待命軍民啼泣陳說御史慰勞父老問所便宜更張之人人自喜曰御史愛我也往啗呂中丞移之行臺上言曰臣待罪邊圉邊人不靖敢干制使罪唯在臣愚民不足誅唯聖明矜宥詔

勿問諸臺諫請用師遣工部侍郎林公來按是月丙辰廣寧再變其夜撫順刼辱主帥御史復上狀朝野洶洶司馬憂莅劇御史日事拊循渙其羣佯莫與較物色大憝稽其所往來謀稍解七月甲子晨集將校官屬下令曰三城干紀罔治脅從首亂者死其捕之國憲毋登叛人左右相顧齕舌御史出袖中姓名分配校卒即走西城指授未移晷而縛八人明日撫順擒七人來獻又明日計殺陳羊

兒陳羊兒者倡亂廣寧者也驍悍難敵故先事收之丁卯再擒十有二人後先遲速悉仰成筭地方底綏反側震悚御史復上言曰遼東三變臣不佞見大同失畫屠戮慘毒臣欲以計滅賊故請勿問臣憤恨不敢忘已討擒元惡二十七人殺一人取其首賴陛下神靈軍民帖服唯臣死罪死罪天子覽之喜詔司寇議辟詔冢宰陟御史大僚詔司馬論功賞詔使者還別遣御史勘奏敕至遼人呼曰

徼公吾為大同矣我東人曷以報公諸父老請建生祠御史不許請肖像俎豆之又不可請為文紀寔御史又謝乃守臺下不去御史曰父老且休予方辭功請罪未遑也諸父老乃以李張二生來蒲河謁予以狀啟充受狀太息曰嗟乎事幾之不可失也邊兵搆患始寧夏而甘肅而大同當其時非無撫按也特以處置失宜玩兵激寇損師累月費數十萬殺傷數萬俾朝廷旰食可慨也唯遼變起

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請勿問悉解關鑰予心
竊疑之比寓書於予曰玆舉終當别圖先生幸教
我也予固謝未省也及其赫然決策不假兵革羣
兇就縶弭兵裕民萬全無害雖古管葛豈其過之
孔子不云乎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乃知
諸鎮之變唯無人焉當患而謀以致喪師糜財禍
亂薦作絜此相度宏濟孰多父老俎豆之朝廷爵
賞之不亦宜乎

重刻醫閭賀先生稿序

明　陳仁錫

賀先生三十登進士三十一官給諫灾異乞罷免其最沉痛之言曰但令所謂修省惟陛下一人耳三十二歸讀書醫閭山疏薦陳白沙宜居宰輔任經筵懸像靜室率子弟拜之廿載事毋薦起不赴尋遘艱上書陳四事劾内鎮守甚力執政迂之公輙自忖不學無術盡削其草剛毅類羅一峯一峯先生年友也事之亞于白沙教人先小學敦古禮

革習俗義州化之冠不敢犯其里見先生且羅拜
止殺歲庚午余承匱司業上然大司成馬言有旨
本雍坊翰會議孔廟從祀公最無間知其人不讀
其書可乎是書得之前屯賀訓導君卿以選貢捍
危城率先道義及進香河令勤政凜操撫恤遺黎
公賢子孫也乞余序以傳先生生於義州古曰宜
州醫閭山居其右余奉使遼東都司即其地今移
而之寧遠矣初高皇帝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

馬公雲葉公旺自登萊渡遼招附經營設都司馬東廣寧南錦州西大寧北一面鄰敵耳自徙大寧諸城人民盡予諾延此州兩面受敵緣邊最要害云先生亟稱王中丞九皐創六馬營堡弘治間王參戎銘修建大清堡而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堡踰年皆復多者七百少者四百授之堡田耕且守而又極稱遼當世祠莫如馬葉二公大都開創衛所建立學校報德報功何可忘也公嘗言洪永

間遼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以八養二今盡反之
銀糴中盬尚若不足亟反二八農守之數使戰兵
雖少而精不求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
省至哉言也予憩寧遠屯計工而分粒土甚沃美
公言猶信公以銀的教射語人曰進不為朝廷用
退不為鄉里益吾恥之雖老病不敢不勉又稱懷
柔伯念久雨治水口既僝工設酒筵所部將士有
禮節其守臺貼臺不習于射官軍卒私門敵至如

入無人而爭買漢首以充級則齒牙憤裂各記姓名俟天道報復又念此方之人不習蠶織於是教家人紡績以及城堡公於貼臺守臺勸耕勸績用心如此躬行君子不虛耳嗟嗟中山王垂老薊門經營九載而從海之役屬之二將薊遼可兼中山兼之矣高皇帝必使中山兼之者意者山遼海潤關外金城遼海相注灌遥呼山東舒吻近控薊門張翼遼薊各自為而全體相首尾耶意者大寧一

失兩受敵兩受牽左枝右梧情形迫遽昔離之乃合今合之乃離耳茍求其故宜閲此書茍求其故而不得宜閲此書揣公之心若曰為人臣不保疆土保父母保鄉里以貽君父之憂豈人也哉茲余評閲意也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三 四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三

歴朝藝文五

記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三

歷朝藝文五

記

遼右書院記

明　賀欽

弘治癸丑秋南燕繡衣樊公按治東土以教育人材為首務乃選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各有差建遼左遼右二書院分處之讀書其中以相切磨

延學行老成師儒主之復命官典薪米供億之費院額之扁逖撫都憲河南張公九雲之所署也樊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為遼右書院記欲成諸生而久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托分守叅戎金臺王公彥箴懇求不已乃為一言夫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蓋古之學者將以明此道而體于身足乎已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學者務誦讀工組織要聲光徼利禄而已此義利正邪之分

而治道污隆生民休戚之所係焉者予不能茍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之教於白鹿者躬勉以訓子弟暨館下之生時人不迂闊之者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我迂而惓惓是托公其有意於法古乎則亦遵文公之規而已蓋其所示立教之目為學之叙修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切諸生由是以進高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袪習俗趨利之

鄙陋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以匡吾君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古聖賢垂教之意可以不悖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樊公之建斯院與夫贊與而成之者亦皆有光于無窮矣嗟夫此固諸生之所以成而斯院之所以久者與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故敢以是為諸生勸敢以是為將來告樊公名祉字介福丁未進士是役也提調者參戎王公銘督工則都閫魯公勳云

史氏倚廬記

明 賀欽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為古宜金紫巨家居名播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鑛之三子也生而剛明自好雅重鄉里雖處廛市而衣冠言動簡飭不少慢浮薄者或誚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既而遣其仲子册從病夫遊病夫教人不能專事口語文辭以取青紫必首以文公小學使人讀而躬行之迂之者恒多史公乃能于其家

亦取小學學焉詒之者亦甚而君子自信益篤弘治五年仲冬毋安人劉以壽終哀毀如禮乃于中門之外縛數椽為倚廬居焉絶肉酒遠帷薄且未嘗一造親故之側以終喪制又常以其自制居第讓其季焉是其行誼令之士夫每每難之矧流俗之浮薄者耶嗟乎禮教之壞久矣滔滔者固無足言而仁人孝子之閒出者復往往舍神靈而守塜墓孝有餘而學不足守先王中制者希矣故記史

君之行于其廬以世其子若孫且以告吾之鄉人

北鎮廟記

明　賀欽

舜即位分冀醫無閭之地為幽州于時分州十二各封一山以為一州之鎮醫無閭山即幽州之鎮也按書傳及職方氏俱作無後變無為巫考之廣寧志云山在城西五里廟在山南今驗地里城西五里無山又云清安寺即觀音閣在閭山内去城十二里今閣入山僅二里許則是山距城十里與今

地里步數正合而志云五里者傳寫之訛也今廟在山之陽去山五里四分里之一距城三里四分里之三唐開元中封山神為廣寧公金加封為王元以閭山密近邦畿大德間加封貞德字歲祀與嶽瀆同元季值兵燹止遺正殿三間我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三年於寢田之南建瓦屋三間左右司各一間別于廟東建宰牲亭神庫神廚各三間繚以垣墻春秋命有司致祭太宗文皇帝永樂十九

年特勅所司撤其舊而創搆前殿五間中殿三間後殿七間殿前又搆御香殿五間以貯朝廷之降香適為一臺高丈餘周甃白石為欄後殿前左右各建殿五間前殿前東西各建左右司十一間又建神馬門及外垣磚甃朱門通二層入門以漸而高就地勢為之也歷歲滋久鴛瓦日脫椽木漸朽簷宇傾垂梁楝攲斜每遇淫雨浸及神座先是守臣以邉事旁午不暇及此成化戊戌鎮守太監韋朗

自開元還此到任三日謁廟觀之惕然不寧謂前

䢛撫陳公鉞總戎侯公謙曰吾輩奉命守是方為

神人所依令一方山鎮之神廟壞弗安則鎮守之

臣豈得自安乎是當急為修葺也二公是之于是

命官董其事鳩工市材凡殿宇及左右司門墻朽

腐者撤而易之傾斜者扶而正之損者修之葺之

廢者營之補之又得監鎗監丞洪義總儲郎中金

廸協守叅将崔勝咸加賛襄之力材用不取所司

工力不勞軍士經始于是年秋九月落成于成化癸卯夏四月廟貌煥然一新告成之日太監與總戎請予紀其事以垂於後用是記之

大望海寺記　　明　王佐

撿山為寧遠屬城去城西南八里許松山在焉寺居山之陽東望大海極目千里溪谷縈紆土地沃衍實勝境也兵燹之餘汩没於斷蓬枯草閒者非一日而遺址尚在景泰改元之初有僧印靜者飛

錫至此徘徊瞻眺目睹而心悅之遂結草為廬坐卧三載一夕忽夢神人呼之引至平曠地指小古井云内有古物師淩晨汲之果得銅鐘一枚題曰至正十四年四月吉日松山大望海寺住持興善其列名餘僧仍不下百人始知望海寺古刹也墖山指揮李君榮白副將東寧伯焦公即具木石命工重建佛殿廣設僧堂命印靜為住持以率僧衆事甫畢而師圓寂矣不數年舊業多圮其徒義聰

重新之外立觀音閣拙地復得鐃鈸螺磬十餘事
題曰泰和四年三月吉日敕賜松山法華禪寺住
持如賢此葢文宗時物意者兹寺舊名法華而曰
大望海者乎元間所更乎無碑記再考傳疑可也
指揮楊君宗白忝將域公銘命致政百戶羅漢義
官王政董匠事毀者飾之缺者增之傍立鐘鼓樓
閣廡其左右二門其前繚以四垣鼎鼎然東北一
鉅麗觀也又命石工沈賢礱石為碑記其事以埀

不朽始於景泰初元而成於弘治九載以世而計則二以歲而計則四十有七以匠石工費而計不下數千百緡成之不易如此謀雖成於印靜而業實創於焦公事雖畢於義聰而功實成於𡧍公也嗣義聰之後者當思前人剏業之甚難後人守成之不易哉

普陀寺觀音閣記

明 文貴

錦成而非有巨山壁立千尋蔥蒨如繪中函一洞

深廣可半畝許洞西丈餘懸崖下垂而内空若穹廬然洞下左側則泉一泓甘冽可飲真洞天福地也昔人於此曾造置尺許石佛百餘故謂之石堂道院正統初鎮守太監王彦嘉茲勝槪屬備禦都指揮李鎮等庀材鳩工大啟招提之境於洞中上範菩薩羅漢具番漢老少像於崖下木鏤千手千眼觀音被以渾金貯以傑搆山頭樓閣參差山下河流縈繞婆娑草樹幾於紫色琅玕歷亂山禽或

似雪衣鸚鵡客有遊南海普陁落伽者以為似之因名普陀寺而鄉人悉以觀音寺稱焉寺內古松數株冬雪覆之青白可愛石堂松雪為錦州八景之一者此也成化己丑庚寅間余恒此下帷至乙未南宮弋獲歴任中外者四十八年嘉靖改元春予告旋里暇日復往訪焉見崢嶸者傾隤輝煌者剥落大非當年比矣感嘆之餘因誦劉夢得再遊元都觀絕句主僧福堅聞之曰種桃道士故在請

為劉郎芟去兎葵燕麥重栽桃千樹何如余曰甚善渠遂謀之檀那金鳳閣鍼欣然倡輸協力營辦適本城指揮寧遠偹禦亦施送椽檁各百餘事工甫就緒而福堅圓寂矣賴舊住持戒昇與弟子福緣踵其蹟黽勉同心仍向城壓鄰堡勸助口食人工就山中燒造甎瓦為岩下大士創閣一座明一暗三重檐轉角壁砌坫墁一出閣鍼之手規制雖不甚宏而間架翬飛塗飾藻麗非尋常可擬也肇

工於嘉靖乙酉之夏竣事於戊子之秋金鳳 邀上舍李翥之謁余求記余以頭白歸來值此輪奐一新乃匡山讀書處致足樂也故作其建寺改名之由及造閣歲月始終俾刻之石以示來遊者

遊千山記

明 程啟克

千山遼陽城南六十里秀峯疊嶂綿亘數百里東引甌脫南抱遼陽巖業蓊鬱時有佳氣如海蜃然嘉靖丁亥予戍撫順丙申還蓋州道出遼陽乃與

同志徐劉二子遊焉出南門過八里莊石門釣魚臺望葢屯戍舊址也東北有溫泉瑩潔可鑑南折入山數里抵祖越寺路頗峻稍憩於寺之禪堂乃登萬佛閣閣在半山緣崖旋轉越飛梁而入凭欄四望天風泠然因宿於寺時戊子日也循東山望螺峰附太極石人巖澗髙不湍大深倍之廣半俯看萬佛閣在下方矣前有亭曰一覽亭一覽亭迤西而北入龍泉寺晡時往香巖亂溪而東巖壑窈

寢僧房半出雲間扶杖登之明晨巳丑寺僧設齋

乃行憇大樹下人境空寂翛然有遺世之想東峰

危險徐劉二子浮白引滿其間適有吹笳者聲振

林樾聞之愀然由此至大安自東而北自龍泉至

此約二十餘里陡絶汚陷懸崖怪石後先相倚撫

孤山看深壑奇花異卉錯雜如繡行復數里隍堂

中開諸山羅列髙爽清曠視三寺為最西峰空洞

倚天徐子題曰通明天是夕有雨意巽日庚寅晴

霽登中峰顧瞻京國遠眺荒徼山海混茫無際東有羅漢洞高寒襲人又數息至雙井一在樹下一在亂石間泉甚甘冽又數息抵僊人臺峭壁斷崖非偶以木梯登望之股栗健者匍匐而上有石枰九僊環奕焉自仙人臺尋中會寺入溪穿石荆棘塞路不可杖徑僅容雙趾以疋布縛脚使人從後挽之扶籐側足盤跚而步危甚劉子先之徐子與予相去數武摘山花以詩贈余余亦倚聲和之跌

坐石上一老進麥餅値饑食之厭問其姓氏笑而不答乃至寺自大安山行幾二十里困憊坐僧房久之起視山岡而浮層相向爭聳乃自中會返祖越從者病取道右橋宿南村農家回望諸峰如在天上矣兹山之勝宏潤秀麗磅礴盤結不可殫述使在中州當與五嶽等僻在東隅髙人遊士罕至焉物理之幸不幸何如也昔柳州山水以子厚顯予之劣陋弗克傳其勝姑撮其大槪如此

釣魚臺祠記

凡有功於人者祀報之義也醫閭先生教化鄉閭者四十年異端之教不行焉鄉人為祠祀之不謂義乎先生姓賀諱欽字克恭家醫巫閭山因號焉天性高明幼學即有志於古及見性理羣書朝夕玩索而有得乃益自信古聖經書本教躬行不可徒自從説已也乃益厭俗學舉進士為給事思盡厥職有犯無隱成化戊子春京師災乃上疏大畧

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不報遂自劾又不報乃告病歸築室圃中取古聖賢書以漸幽討非弔喪問疾不出如是者數年大有所得乃教鄉人鄉人故事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先生乃製祀外神文俾祀而悉焚之上下翕然從之無梗焉者於是趨門牆者日益衆學者始至必詢其奉先祀事父兄之節苟簡則亟命改之曰學者學何事也而可緩於是耶每謂朱子白鹿洞規為經書機要小學書為

日用準則自修教人一本於是故異端之説無自以入而義州之俗獨美弘治初以大學士劉吉薦除陜西叅議賜璽書假以便宜會毋病不果行乃條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内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皆世切要鑿鑿可行疏未上而毋疾不起遣子上之且辭新職許之而寢其言識者有遺憾焉先生好山水每景物熙明輒携親友遊釣凌溪

之澣徜徉竟日歿後五年鄉人思先生者相謂曰吾人之不為物老惑者先生之功也吾人幸見先生而被其教也先生往矣恐久而忘之吾不忍於吾之身而忘先生也吾子孫不幸不及見先生而不蒙其教也先生往矣恐久而不知之吾不忍吾之子孫不知先生也凌溪先生遊樂所也盍為祠歲時祀之使吾人接之於目思之於心則先生之教猶在也使吾子孫接之於目思之於心則先生之

教亦不敢違也嗚呼先生之功亦大以遠乎哉嘗聞先生學出白沙白沙者廣南陳公甫也史謂陳公甫作詩好奇時人多宗之予生也晚不及登白沙之堂知其人也使白沙而止於作詩好奇也則作詩好奇為信而先生不作詩好奇所造乃其自得使白沙而不止於作詩好奇也則作詩好奇為誣而先生不作詩好奇所造乃為善學因併及之

遊醫巫閭山記　　明　周祚

嘉靖九年九月給事周子按遼東事至醫閭山之地適侍御謝子以觀風至地官寇子以督餉至周子曰宿羨醫巫閭之美請觀之謝子寇子曰盍觀乎以三子似宜觀也乃盟是月二十二日遂至觀音閣觀音閣者醫巫閭之勝也崛岫萬狀盡出天上三子登且觀飲酒而樂周子曰觀而樂矣有感乎謝子曰吾觀其山之穴焓焉岈焉嵌焉巘焉空空焉洞洞焉其風氣所出乎寇子曰吾觀其山之

土穹如窿如墳如營如熇熇如焞焞如其物類由産乎周子曰吾觀其山之形陝爾窒爾嶄爾巖爾卒律爾兀結爾開爾磅礴爾聚爾輪菌爾其封守攸藉乎感止於是耶謝子曰吾觀而風氣俗所攸寓矣吾知其理而已矣寇子曰吾觀而物類財所自生矣吾知其用而已矣周子曰吾觀而封守國所自設矣吾知其防而已矣吾三子是觀蓋不多乎夫遊觀外蹟也而所感各有道焉則觀其可矣乎

內外者道也消息者亦道也知所理則知所亂知所用則知所缺知所防則知所失是亦不可懼矣乎時同遊監軍王公總鎮劉公起而言曰三子之言近道矣非徒觀也是宜書周子歸因書為遊醫巫閭山記

修廣寧左中屯衛學記　明　江奎

衛治西非有廟學自正統元年巡撫李公濬始也公上䟽請建衛學詔許之於是錦州衛都指揮李

真創建焉成化己亥指揮白欽增修之乙巳户部郎中毛君泰餙繪聖賢四配十哲像厥後廢修無常嘉靖庚寅大學士張公璁奏正祀典撤塑像易木主更爵號改為至聖先師千古之非悉革迨今廟學駸廢圯矣己丑廵按李公輔謁廟命亟修之檄僉憲董君世彦議不果董陞任李公亦復命去丙寅廵撫魏公學曽至鎮守王公治道又言之廵按李公淑和來試士僉憲何君棨奉檄議修委指

撙凋之畢董其事發庫銀四十餘兩市材鳩工計估不敷議增八十餘兩乃搆正殿五楹作翼道周圍石欄凡二十餘丈東西廡各五楹戟門一楹櫺星門樓三楹戟門之東曰名宦祠西曰鄉賢祠各五楹明倫堂五楹兩齋房十楹堂後敬一亭三楹堂左啟聖祠三楹官舍號房咸秩於理先是櫺星門近逼居民樹屏一面乃令分守參將前守備錦州趙君完易民舍基地南北約五丈餘東西倍之

始鑿泮池一區磚橋一座中建石坊外聯石欄又於通衢之東去四十步西去二十步各建坊東之扁曰道冠古今西之扁曰德配天地壯偉華麗視昔加倍是役也經始於嘉靖丙寅冬訖事於隆慶巳巳秋凡用材以株計則一千有三百石條以尺計則二千有二十甎瓦以片計則五十萬有三千灰以石計則一千有五十鐵以觔計則四百有十餼廪以斛計則二百有六夫役出之丁壯車輛出

之也堡而周子之畢綜理經畫實勞瘁焉然是學之修也而豈徒哉俾諸生睹廟學而修業者非六經無所用心非孝弟無所造就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賀醫閭先生嘗以白鹿洞規教人而士知學之宗者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石塘曾公生祠記　　明　盧瓊

君子之道有三正志定畧仁及衆也書曰艱大考翼不可征定亂難也而况倉卒之變乎維忠以正

志耳又曰倚乃身迂乃心安民難也而況遠邇一致乎維智以定畧耳又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民懷難也而況久恩乎維仁以及衆耳三者有一焉皆足以樹勳建名而況兼之乎此遼之人所以生祀曾公也公代逆茲土遼陽戍卒以撫臣革之貞厲窮兇者蝟集為亂登陴閉門渙無統紀公時自南衛聞變單騎入城諭之福禍衆心以定葢示包荒用憑河緩窮追之噬散吠聲之黨焉耳乃上疏

曰犀允干紀保無他志願寬斧鉞以開其悔制曰可既而廣寧撫順相繼以逞公密布而陰偵之無測識者三城首惡同日而俘益釋壯頑受濡慍將欲刑故宥過始終無咎焉耳復上疏曰倡為亂畧止此數夫願宥其餘以安反側制曰可夫以數百里之亂起於一旦聲色不動而東顧之憂以紓非忠以正之乎先是羽檄旁午朝議咸咈或謂此而不討恐釀藩鎮之亂公曰否非淮西澤潞比也或

謂遣使招安且覘競緑公曰否非淳化西州比也
以是釋鏑之禍息而疆境頼以全活者不啻千萬
計供億之費省而公私頼以不困者亦不啻千萬
計以東人震驚仰望之私談笑而揮之使背帖於
席非智以定畧乎寧遼之咽喉東西絡繹晝夜不
息苟舉措一失受禍比他衛尤劇征討則有毀體
裂肢逃山逾海之患遣使則有負曳鞭撻鬻庭市
嬰之憂今耕而食者曰公食之也織而衣者曰公

衣之也父指其子祖指其孫曰公活之也非仁以及衆乎其師生父老相率而顲於守倫陸繼宗備禦表東暘鳩木礱石立祠於學宮之西偏貌公之像而徵文於瓊或問曰生祠古與曰古也禮也義也公憫無辜之民横罹斮斫不計生死禍福以身任之力請於朝而得免議受公之恩非直欲旦暮見公之容而又使欲其子若孫皆知所自禮以義起古之道也昔文潞公澤及天下洛人生祀於資

聖僥張文定弭盜一方蜀人圖像於益遼之禍起於倉卒深淺成敗不可測而文定自外入又得仲縮自由公視之大難也而公才望日隆安知不為潞公乎公諱銑揚州人石塘其號也

楊將軍祠記

明　許國

夫人客於天地間不免一死而無古今貴賤賢不肖罔不難之死固人之所難而亦有處之甚易者蓋義之在人心尤有重於其死故也記曰士死制

大夫死衆封疆之臣則死封疆夫制也衆也封疆也三者義之所在也義而死焉雖死不猶生乎故御極作人者崇激勸之典載筆勵世者侈揚扢之辭徒為其捐生畢命能人之所難能哉葢將以植天常立臣極慰烈士之忠魂而振頽俗之正氣焉耳遼左遊擊將軍揚公維藩以嘉靖四十四年守鎮武戰死嗚呼公其死制者耶死衆者耶死封疆者耶巡撫張公西銘巡按李公輔交章上其事贈

廕賜葬外仍立祠以祀嗟夫皇恩優渥聖謨廣運寧非所以淑人心扶世教而以大義風天下乎益嘗論之將為死官戰為死事是故顯功重爵非死莫致高名勇略非死莫能成仁取義非死莫遂致死而生則掇將印博侯封固榮也致死而死則享廟食光簡策亦榮也生死皆榮而人顧恇怯退懦區區以保全首領為念而卒至於僨事者抑獨何哉公倜儻英發不拘小節而於義之所在則奮然

赫然浩不可屈方戰殁時士卒有以圖後效為勸者厲聲叱之公之視死生為何如者公之姪總戎公死事於前而公復以遊擊死事於後予於是知公以忠義世其家舊矣今廟貌血食生氣凜然公雖死猶不死也彼區區全首領者蜉蝣爾獨不死哉予忝史館方且大書偉節為公不朽而於國家作人礪世之典又烏可無述故為書其麗牲之碑以應公之參戎君燮之請後賢過公祠下倘有誦

吾語而式者乎

錦州關帝廟記

明 繆天成

後漢前將軍關公當漢步既蹶之秋人思逐鹿公慨然有復興大志邂逅中山靖王之裔逖與涿人張飛約為兄弟誓同生死共事昭烈卒成鼎足中道而殂後人欽公祀以為神至宋大觀中追封武安王廟號義勇迄今數百年普天率土建廟貌以奉香火不啻千百計為文以頌厥功膾炙人口亦

不啻千萬言奚俟愚後學小子喋喋稱述哉雖然公之大忠大勇炳如日星人皆仰之矣抑知乃公之大智成之乎嘗獻帝暗弱天下瓜分功名之士誰不擇强弑者事之曹操挾天下令諸侯鍛甲礪刄雄據中原孫權席父兄累世之資跨長江天塹之險奄有江左如紹術輩亦皆割地稱雄互相虎視公視之直如狐鼠耳昭烈身不階尺土萍寄於小沛星散於徐州敗新野走當陽依江夏天下無

投足之地公獨患難相從心如金石當事以成敗論者方爭噱其愚而公之智則有莫大於此者葢昭烈不得與羣雄較者一羣雄不得與昭烈較者二帶甲控弦誇强賈勇昭烈固不與羣雄抗矣然而昭烈天潢的派統緒所歸應天順人名正言順彼竊據土宇睥睨神器者以臣抗君以逆犯順將孰與昭烈較且昭烈鼓仁倡義開誠布公聯屬人心深固根本而操之奸權之禍紹無斷而寡謀術

剛愎而自用又孰與昭烈較哉惟公獨秉大智發見及此故含强臧就孤獨逐草竊扶正統爵禄不能縻治麗不能感金帑不能留危難不能奪其操死亡不能回其志幸而掃除僭偽廓清海宇闢乾坤於再造揭日月以重光以綿漢家如帶如髮之祀其心固盡而為漢之功臣即不幸而歴數有定景命難諶帝業蔑期捐軀報主獲與漢九廟君臣同遊於地下其心亦盡而不失為漢之純臣然則

公之智何其卓乎向使智不及此失身吳魏縱樹
有鴻功偉伐亦與夏侯惇周瑜輩伍耳烏能歷千
百世為人敬仰如斯耶嗚呼公之智在生前已嚴正
偽之辨公之智在後世必明戰守之宜我遼海為神
京左臂大小武公非公之忠勇無所矜式遠近屬
國非公之威靈無以震攝況錦尤邊境要衝乎故
卜城西勝地襟山帶水築廟妥公以為一方保障
起於成化大於弘治兩新於萬歷前後凡四舉矣

令衛人遊擊王公汲倡謀高公真繼之教諭張君志廸庠生紀君大學山右客陳君舜等皆捐資以助應更新者更之應仍舊者仍之門樓二楹則所增建也一時廊廡森嚴墻垣繚繞丹青與山色齊輝鈴鐸共河聲相荅跂如翼如巍然煥然視昔葢改觀哉興工於萬歷乙酉仲春竣事於辛亥孟秋故記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四

歷朝藝文六

銘

贊

碑

祭文

墓誌銘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四

歷朝藝文六

銘

大烏銘　　　　隋虞綽

歲在壬申四月丙子皇帝底定海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鑾旂西邁行宮次於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蹄重阜帳殿周

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于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貌屬殊庭惠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彩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攸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直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峙鵠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載

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烏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爰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册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爍懷真味道如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典臣拜手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

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

反斾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溢駐蹕巖阯窅想遐

蹤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

効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

仁馴德習習翩翩絶迹無泯於萬斯年

曾公祠銘　　明　盧瓊

維帝御極柔遠能邇一夫不獲痌瘝是似蠢茲遼

人不戢自焚公憫冥頑仕禍於身數奏祈宥脅從

罔究帝曰俞哉銑拜稽首渠魁以殲衆感以祐保
茲東土如翼如覆帝曰都哉陟茲功懋銑拜稽首
天子萬壽農不易業市不易肆以生以育維公之
賜維罔有栢維麓有砥繩之鑿之維公之祠公惟
信宿留公之似我其夙夜罔不敬止匪我思之子
子孫孫匪民思之既洸且渝匪公之惠惟帝之仁
遼具奠安於萬斯春

贊

進雙白鷹贊

唐 蘇頲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愼扶餘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觔有四兩其一重三觔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彩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瑶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鋭堅剛則厲摯天絶海雷擊飈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盼餘雄當落雕之賞蔑謍鷃之敵實希代之尤也皇上祗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

尊儒養艾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
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
漢王之却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
合圍掩羣載羽灑血乃僅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
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為
之心有仁則勇威為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
於衆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
其體則用武綷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鶻也能

果榮而戴之蟬也能潔矧于職命司冠師維尚父
闡箴刺姦擇善為吏盖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
云此所以備於圖而儆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
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横絶雄則逺振錦文素
絲珠聯玉潤往乃雋威將軍所狥鷹之次者勇鋭
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聯文其絲章下
韝必中惟吏之良

碑

安東都護䰟哲神道碑

唐 楊炯

經天緯地之帝求制禮作樂之才撥亂反正之君資拔山超海之力繼韶夏而崇號謚非無陣戰之風披皇圖而稽文武或用干戈之道故能彌綸宗廟彈壓山川包四海以為家一六合而光宅是以二十八宿懸列將而察休徵三十五星聚天軍而赫符彩呂望垂竿於渭溪道峻匡周張良授履於

圯橋功崇佐漢乃有心如鐵石氣若風雲洛讖書名河圖秘象青絲雷燭歷大塊以三休碧羽霜凄倚渾天而一息岑彭許允征南鎮北之名馮異王昌大樹中軍之號杜太行而泥函谷猛氣無前戮封豕而斬長鯨雄圖不測元戎十乘驅衛霍於前矛甲士三千列孫吳於後殿秋風白露執金鼓而齊六軍泰山黄河析銅符而光百代建廟堂之策為社稷之臣孰能與於此乎任我真將軍矣公諱

哲字知人鉅鹿曲陽人也七代祖靖非前秦征北大將軍鎮北地上郡其後子孫因居於寧州襄樂縣開國承家之始誕姓命氏之源大名發於本支當塗峻於層構三辰鬱鬱天街分畢昴之都九野茫茫地險裂山河之境丞相以萬機論道匡大運而震威嚴尚書以八座當官贊金行而標領袖文昭武穆方駕齊驅公子王孫朱輪華轂大鵬垂翰馭風伯而指南溟天馬騰姿按雲師而集東道祖

唐隋天水郡丞河陽都尉瑶林瓊樹摧標格以千尋圓折方流委波濤而萬頃雄飛有望豈惟京兆之丞隂德不僁何直丹陽之尉父寶皇朝通議大夫總管府司參軍事東家孔子至德生於上天南國中侯明靈誕於中岳居朝翊贊道先王之法言公府鄉諧對上天之休命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元首明而庶事康日月粲其光華山川鬱其雲雨則有英靈間出丹陵諧白鳯之祥符瑞挺生黑帝

感蒼龍之傑隨珠一寸魏后揚眉和璧千金秦王動色顏生殆庶聞於竹馬之年揚子參元發自銅車之歲建晴豢而直上疏筆海以橫流彫墻則百堵皆興峻宇則千門並列可大可久無忘簡易之途為子為臣率由忠孝之境郭林宗之披霧豈敢名言孔文舉之欽風每相推薦若乃五材並用誰能去兵七德兼施止戈為武出師於九天之上暗合兵書取勝於十日之前懸符射法固以文武之

道揄揚滿於城中將相之才藉甚聞於海内貞觀
十五年起家補國子博士喬林掃日驚白鳳於詞
條壁水瀫天駭彫龍於義壑班超慷慨常懐萬里
之心李路平生每負三軍之氣十六年勑授左翊
衛北門長上祿賜同京官仍令為飛騎等講禮鄧
司徒之舊事馬上讀書𥙿征虜之前聞營中習禮
宫花如錦還臨拜將之壇槐葉成帷復對聞軍之
市自皇天眷命大帝應期運璇衡而制八方調玉

燭而臨四極元菟白狼之野來奉衣簪蟠桃析木之鄉尚迷聲教太宗文皇帝操斗極把勺陳因百姓之心問三韓之罪勝殘去殺上憑宗廟之威禁暴戢姦下藉熊羆之用公丹心白刃本自輕生六郡三河由來重氣烏江討逆剖項籍於五侯鹿野懲姦磔蚩尤於四冢二十年詔除游擊將軍右武侯信義府右果毅都尉長上如故顯慶二年以內憂解職痛深吳隱哀極顏丁蹐厚地以崩魂訴高

天而泣血紫泥垂煥頻降璽書墨縗臨戎遂從金
草三年詔除左衛清宮府左果毅都尉尋圍谷府
折衝都尉並長上如故又以應詔舉對策甲科遷
左驍衛郎將於時長榆歷歷烽火猶驚高柳依依
邊風尚急關山夜月遂為弧矢之秋西北浮雲翻
作穹廬之景四年詔公為鐵勒道行軍總管陳兵
玉塞按節金微學長山之蛇擬麗譙之鸛鐘鼓嘈
囋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伏尸百萬因瀚

海而藏舟闢地數千即燕山而築觀武臣雄畧氣慴西零神將宏圖威加北翟麟德元年詔遷左驍騎中郎將尋檢校右監門左武衛將軍本官如故昔者封禪陟云亭之後七十二君圖書出河洛以還三千餘歲振兵釋旅方崇篤帝之儀道洽功成必致禋天之禮粤以皇家闢統之五十年今上開基之十七載登封告禪玉牒金繩建顯號而施尊名揚英聲而騰茂實華夷輯睦皆承萬歲之恩朝

野歡娱咸奉千年之慶乾封元年詔加明威將軍本官如故大風遺孽叛換青丘小水殘魂憑陵碧海率百官於文祖尚興彭蠡之師會萬國於塗山猶有防風之戮是歲也詔公為遼東行軍總管軍營對日兵氣横天開玉堂而按部坐金城而勒陣闕翠之甲犀兕七重艅艎之船舳艫千里駕鼉梁於聖海秦皇息鞭石之威泛鰲釣於仙洲愚叟罷移山之力然後風行電卷斬將屠城塞丹浦之遥

源伐黑林之與本王孫公子名雲皂隸之臣深谷

泰山境入樵漁之囿二年詔加上柱國仍檢校安

東都護道之以德齊之以刑威振六官風揚五部

兵戈載戢無勞尉候之虞桴鼓希聞寧有穿窬之

盜仰太陽而晞湛露方預四朝臨遊水而急寒風

俄悲一去齊孟嘗之下淚高榭曲池魯司寇之悲

歌頹山壞木長安杳杳還符日近之言京兆悠悠

竟絶天高之問紫闕出入判自無期繡服回還竟

知何日總章二年三月十六日遘疾薨於府第春秋五十有四嗚呼哀哉詔贈左監門將軍禮也惟公被服忠孝周旋禮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研幾册府金縢玉版之書索隱兵鈐元女黃公之法每建輿推轂三令五申躬擐甲冑親當矢石軍井未建如臨盜水之源軍竈未炊似對嗟來之食由是南馳北走東討西征擲之無旁按之無下載筐宮裏遥登上將之壇飛星閣邊獨列

中軍之位雖龍泉匿字薰歇光沉而麟閣飛名天長地久夫人扶風氏隋濠州刺史圓之孫也五松春豔韋少女之祥風八桂秋雲降仙娥之賓䰟謝家之子歌柳絮而知慙劉氏之妻頌椒花而自耻三周按禮無虧内則之風四德揚猷載闡中閨之訓宿盤龍於月鏡早没鸞牀矯飛翼於霞棲先沉鳳穴珠星璧月終陪李子之階金鼎銀罇竟列齊侯之寢以貞觀十五年終於某所越咸亨元年某

月日祔於其原長子瓜州司倉擇木次子右衛親衛元封等門傳萬石庭列雙珠花蕚爭榮芝蘭譪芬天經地義欽承避席之談曰就月將虔奉趨庭之教變棺檀而灑膳木石悲酸代霜露以崩心幽明感動葬之以禮祭之以時生人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於是門生故吏共緝家聲才子文人思傳盛德庶使蘭相如之壯氣歷千載而猶存隨武子之餘風盡九原而可作其詞曰

文王受命畢公餘慶玉樹聯芳金枝疊映三分並列七雄齊競建國承家重熙累盛功宣蹈舞德流歌詠河洛埀文山川吐雲驪珠育照虹玉呈文直立孤脩天然不羣棲遲膠塾悅懌𨚫墳恥為儒者自許將軍伊祁不懌軒轅討逆陣擁遼河兵鎮碣石班超投翰揚雄執戟弓合三才刀長四尺爰清尉候載澂疆埸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皇心俾乂帝曰明敭幽桂含馥滋蘭吐芳承天待詔覲國賔王

茂實斯遠英聲克彰鵬池淼漫雞山禍亂岀闇辭
家夷凶靜難金徽凡鮮玉亭氷泮𠑽駕天門陪祠
日觀萬邦胥悅千齡啓旦斗骨危城占蹄舉兵丸
山霧塞渤海波驚帝赫斯怒王師有征虔劉北類
戡翦東明導以文軌宣其德刑太微上將文昌貴
相非熊非羆令聞令望寵踰軍幕榮參武帳本謂
来朝何期返葬原野蕭瑟風烟悽愴天道如何吞
恨者多松風夜響薤露晨歌秋月如練春雲似羅

榮華滅後寒暑經過青烏邱壟白馬山河

蘭英碑辭

明 李貢

蘭英益川軍也成化初調廣寧操備九年春隨總兵歐拒敵於小黑山敵因風縱火軍潰歐馬中箭死兵圍益急英曰主將三軍司命歐公危如大衆何乃以所乘馬授歐英遇害越今三十二年矣予行憲至益聞其事而哀之乃刻石於墓而系以辭曰王朝之制兮邊守為嚴遠人窺伺兮匪月伊年

移師還禦兮將卒鼓行主將馬蹈兮貫矢於膺耳
目溷亂兮旌旗失位山川崩沸兮雷霆為潰何此
心之耿耿兮持本初而不背等死生於鴻毛兮特
昭彰乎大義維將士之司命兮國體係夫重輕或
纖芥之摧辱兮曾何用乎徼生我骨可斷兮溝壑
是横我血可塗兮原野是腥獨主將之不可死兮
遑鑒予之衷情期將卒之兩全兮信倉皇之所難
刓鋒鏑之在前兮不可從容而盤桓惟委馬以奉

主兮莫縱轡而生還豈廝役之受恩兮欲圖報而難殫慨羊斟之御主兮抽夙昔之恨端乃戀戀於杯羹兮竟致主於相殘顧倉猝之所處兮在恩義為兼盡人孰無死兮要能處之得其正重國事於邱山兮匪私情之是徇孰謂廝役之瑣兮保茲忠誠之至性自歸骨於荒原兮已三紀其有餘神飄飄而長征兮飲沆瀣而康娛俯永世而一息兮伴貞烈以為徒嗟恩膏之未及兮在世道為何如周

崇死難兮有門闕以及孤漢寵死事兮紛印綬之纍纍覽往事以隕涕兮對幽墳而忸怩托貞珉以系辭兮慰忠魂於些微

祭文

弔國殤文　　唐　張說

北伐兮東孤邈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茫茫兮蔓草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然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撫金鼓而氣憤撫珠鈴

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以寫悲憖凶將兮
我辱悼勇夫之被纍彼殷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
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蝕
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欒黶兮愎矣無范宣兮愧
之命窮追兮短兵錯膚迎刃兮血染鍔旋殘潰兮
棄組練山猶號兮谷猶戰殪原野兮奈何違君親
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禮兵為蠻
夷之俘骨骸大校之飛將閉吾營之勁卒吾見出

兮不歸竟名存兮身歿

祭古墓文　　明　賀欽

維年月日戶科給事中賀欽遣園丁朱紀以隻雞杯酒之奠昭告於前朝古墓主人之靈今歲之夏園丁作廬掘土築墻石棺以見奈何愚夫蔽而不告埋骨别所取棺入城貨人為槽用飼畜産自恨無德化及家衆乃致園丁為此不仁知之後時改過遲暮謹以遺骨復歸故器深埋堅築誌以封土

期以久遠更無他虞世俗衰薄殘忍成風石棺餇畜比比皆倆胥念古人骨棄何所我亦人耳忍復用兹安得仁人在位行政各使遺骸得歸故藏德薄力微痛惻而已謹遣園丁酌酒謝過不亡者存鑒此誠意尚享

墓誌銘

醫閭先生墓誌銘　　明　潘辰撰

愚始聞醫閭先生之訃既為位哭之已而厥嗣鄉

進士士諮奉先生高第弟子外甥胡深所撰狀請愚銘其墓愚與先生道義相契垂五十年非燕遊一朝之好可論不能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欽字克恭姓賀氏其先浙之定海人隷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考孟員甫妣郭氏以正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先生於官邸幼挺岐嶷長標恂淑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為學止於是耶及聞先儒所謂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諸語因省

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此弱冠以詩經魁山東鄉薦
兩躓春闈感即日歸省或諷之以取捷徑則曰親
老在堂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成化丙戌登
羅倫榜進士丁亥春擢户科給事中謂家人曰古
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為是職尤不可以苟為者遂
書鄙夫可與事君章於壁上以自警戊子春亢旱
與給事中胡智董旻各上章極諫先生言修德彌
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天意可回今朝廷所行未

免徒務虛文不報先生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求退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即告病歸杜門不出專以進修為務初在科時聞廣東陳白沙先生為有道之士修刺謁之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心修身及經綸大務終歲弗輟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時率諸子焚香拜之儼如神明大聚古聖賢典籍於中矻矻然窮日與夜而繙閱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已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為

已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贍何暇及人久之於性命道德之緼天理民物之彛經世之要道為學之大法所得益深始内屬焉而其為教一以躬行實踐為主文章政事次之磨礲淬厲成其器業故及門者咸知有為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岐矣雖不出户庭而達官貴人聞風仰德者莫不躬拜牀下得其緒餘而恵及生人者恒多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公吉首薦先生才堪大用及除陜西

參議撫治商雒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錫之璽
書假以便宜懇辭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
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
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十萬言極其愷切
皆人人所不敢道者使得見於行事天下可幾而
理矣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鄉黨救災恤
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
不入其耳子姓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

義僮僕與人相接者不問其曲直必撻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啖酒肉肆為奢僭而不顧其於奉先事親之禮背戾尤甚先生以身範之曰改月化漸入佳境仍舊習者百無二三焉性酷愛山林每時和景明必攜門人子姪登高涉遠徜徉嘯咏而歸充然獨有所得為學雖不務詩大然應酬之際信口流出一皆藹然仁義之言大有關于名教故得其片紙隻字者莫不寳之正

德初年錦義二城激變鉅室鮮不為其所撓獨相
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雅量汪濊喜愠不形惟愛
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每聞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
政輒喜而不寐如有慾違則疾首蹙額不能安也
庚午十二月四日以疾終于正寢壽七十有四配
席氏本城官家女有賢行與先生同德比義相賔
友少先生三歲先四日而卒生男四長即士諧次
士誾士謨士詔皆積學待聘女一適本城都指揮

史文孫男十一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寧世安餘幼孫女八長適錦州都指揮梁臣次適本城馬都指揮冢子倫次適指揮劉渭餘俱幼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合葬于閭山之光明谷中先生少讀書於此山之西因以醫閭山人自號人遂稱為之閭山先生云於戲以先生之迹言之其學雖未大明于天下而能名于一家與一鄉先生之道雖未大行于天下而能行于一家與一鄉先生之德雖

未大被于天下而能化其一鄉一郡之强暴以先生之功論之則其學之醇其道之正其德之粹其節之高其名之稱表表昂昂所以風勵天下垂範後世者固無窮也豈曰行於一家化於一鄉被于一時一世而已耶是不可以銘乎銘曰允矣先生偉哉男子力到功深逢源達委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諫則忘身隱則樂已不愧不怍盡善盡美表今風後寧有窮已我作斯銘用補國史

欽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十四